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三十  
至三十二

13  
849  
239





門  
號  
卷  
849  
239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一十五

連累

貪縱

邪謀

讎斥

連累

古者三公將帥竝開幕府必精於聘選以為參佐故  
崇壁馬之禮盛弓旌之招為之佐助待以師友若乃  
禪贊無狀計畫靡聞使其僭擬致禍驕侈取亡或陰



拱以觀其謀或踴躍以挺其惡以至法當連茹禍及  
淪胥至於禁錮終身拏戮親族豈繇天孽非不幸焉  
後漢傅毅爲車騎將軍馬防軍司馬毅以文雅顯於  
朝廷防外戚尊重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而  
歸

班固爲大將軍竇憲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先坐  
免官

崔瑗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  
羊陟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  
以故吏禁錮歷年

何休辟大尉陳蕃府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

魏王基爲大將軍曹爽官屬徐河南尹未拜而爽伏  
誅基隨例罷

盧欽爲大將軍曹爽掾除尚書郎爽誅免官

裴秀爲大將軍曹爽掾遷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  
免

蜀何朗領丞相諸葛亮長史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  
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

晉潘岳爲大傅楊駿主簿駿誅除名

嵇含爲楚王緯掾緯誅坐免



應詹爲趙王倫征東長史倫誅坐免

陸玩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而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諫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

宋庾登之爲謝晦撫軍長史及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陸展爲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伏誅

荀伯玉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子勛舉事伯玉友人孫冲爲將帥伯玉隸其驅使封新亭侯事敗伯

玉還都賣卜自業

陳韋諒爲始興王叔陵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謀逆諒伏誅

後魏路仲信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李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以罪賜死時卜巫者河間邢瓚辭引鳳曰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

李遣元爲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印令爲愉所親逼與同反愉敗遣元逃竄會赦文乃雪



北齊王暕爲嘗山王友時文宣昏逸嘗山王數諫帝  
疑王假辭於暕欲加大辟王私謂暕曰博士明日當  
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  
中伏暕二十帝尋發怒聞暕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  
配年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大  
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  
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暕還汝乃什暕令  
往王抱暕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暕流涕曰夫  
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  
王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

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暕繇是免徙還爲

王友

後周陸逞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  
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  
護誅坐免官

隋蘇沙羅爲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雋人王奉舉兵作  
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  
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乃詐稱左右斬之  
又調屬僚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繇是除名  
李圓通爲并州長史時秦孝王爲刺史以奢侈得罪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三十一 連累  
圓通亦免官

唐崔器天寶中爲監察御史中丞宋渾東畿採訪使渾引器爲判官渾坐賊流嶺南器亦隨貶

李白天寶末爲永王璘江淮兵馬都督從事璘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遇赦得還

盧徵永泰中江淮轉運使劉晏辟爲從事委以腹心之寄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徵貶珍州司戶元琇亦晏之門人興元中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爲度支員外郎琇得罪徵坐貶爲信州長史

馬總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

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刺駕監軍入掌機務福建觀察使鄒冕希旨欲殺總遣從事穆贇鞫總贇稱無罪總方免死

沈亞之爲桓耆滄德宣慰判官耆帥數百騎入滄州取節度使李同捷赴京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耆貶循州司戶亞之貶虔州南康尉

錢可復太和末爲禮部郎中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爲賓佐授可復簡較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克鳳翔節度副使訓注敗可復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李巨川爲王重榮河中府掌書記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叅佐貶爲漢中掾

後唐劉贊明宗朝爲刑部侍郎時秦王爲元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湏朝中選士納誨與其凜畏乃薦贊明宗授祕書監兼秦王傅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故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及在秦府因事或發正論王側目怒視殊無下賢之色或與諸僚候於外屏有竟日不召而不得食而指闕之謀故不預聞及秦府得罪或傳旨安慰言止於朝降而贊已彼

麻衣乘驢在門聞其安慰曰此存撫之情也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叅佐朝降免死幸也俄而臺吏示勅長流即時赴貶所

後唐樂文紀爲亳州判官刺史李鄴爲政貪穢長流崖州百姓文紀坐昧於贊佐配郴州長流百姓

貪縱

漢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嘗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後漢宋章爲司徒桓虞掾章貪而不法同府掾楊仁脩不與交言同席



魏丁斐爲太祖典軍較尉從征吳斐以家牛羸私易官牛

晉郭象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大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中外繇是素論去之

諸葛長民爲桓玄平西叅軍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簡無鄉曲之譽尋以貪刻免

後魏蕭務爲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

張僧皓爲歷城郡功曹時內史房伯祖關弱委事僧

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克

祖瑩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事發除名後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又坐截沒軍資除名

羊祉爲司空輔國長史侵盜公私營構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復還

元慶智爲大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號曰十錢主簿

東魏裴景顏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中

北齊陳元康爲神武相府功曹叅軍便辟善事人希



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債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祖珽爲神武開府倉曹叅軍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擲樗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繇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叅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察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

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

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

珽字孝徵

珽後爲秘書丞領舍人

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叅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叅軍過典籤事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簡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



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祭軍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情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家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祖喜二錠餘盡自入已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璩等叔謀以語楊愔愔頓眉咎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帝尋捨之又

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推簡并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留臺事謀亡珽自知有犯驚恐是嘗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簡較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所圖遂還宅簿曉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刪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截免官文宣每見之嘗



呼爲賊

唐陸長源爲宣武節度行軍司馬好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判官孟叔度性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繇是人惡而輕之衆心共怒故節度使董晉卒未十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仍齎食之

卿侃爲壽州刺史楊承恩判官侃擅行威令貪冒貨財多欲枉法貞元十五年七月命權知壽州刺史王宗集衆決疑

後唐馬郁唐末爲幽州李儁堂書記嘗使於鎮州王

鎔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屢挑之鎔

幕客張澤亦以文章有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

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

豆盧革初爲定州王處直判官理家無法有日獨請

謁見處直慮布政有關疑有所勉歛板出迎革立通

尺牘處直搢笏披之乃爲嬖人祈軍職也

司空頰爲莊宗魏博節度判官是時帝方事河南連

年征役魏博軍政決之於頰累遷簡較右僕射權軍

府事長史補署多通賂遺家畜妓妾不修廉隅同職

惡之



晉張從拙爲晉昌府節度行軍司馬以僞蜀故夔王  
滕李氏富於粧奩從拙略娶爲妻李氏訴之天福七  
年四月勅以曾該赦宥止配靈武收管永不任用

邪謀

夫漢魏之後竝開幕府叅佐之列其猶服肱莫不資  
濟濟之賢成婉婉之畫也若乃以利傷行枉道事人  
毀信廢忠交私逢惡縱肆邪說協比匪人故大則毀  
其龜玉小亦累其長上聽其言者曾不是圖觀其謀  
始之端猶謂相得之晚稔其干紀俾之覆宗斯則爲人  
謀而不忠當世家之所耻者也是以於奉國爲不臣

於事人爲不義前車之覆可以明徵謀謨是資尤所  
深誠者矣

晉錢鳳爲大將軍王敦鎧曹叅軍數得進見知敦有  
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  
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使與沈克交構沈克爲王  
敦叅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克許以爲司  
空克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耳古  
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  
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  
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



行篡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謀當不義之責朝廷誠信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况見機而作邪克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堅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爲儒所殺

周撫爲王敦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其卓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

任讓爲冠軍將軍蘇峻叅軍庾亮輔政徵峻爲散騎嘗侍峻疑亮害已表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

郗超爲大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枋頭之敗溫深恥之旣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可不深思哉溫旣得此計深納其



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

于範之爲桓玄江州刺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玄將爲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與殷仲文陰撰策命玄僭位其禪詔即範之文也

殷仲文爲桓玄諮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于範之被親而少禮而仲文寵遇隆重兼於王于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軍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後秦韋宗爲姚宣參軍姚泓初立宣時鎮李閏北地

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泓使姚超擒之宣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旣發宗姦語婦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疆盛爲害必溥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入千葉李閏以叛

宋何承天爲謝晦荊州諮議參軍領記室文帝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矚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



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順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乃使承天造立表檄

宗儼之爲沈攸之荊州主簿攸之既舉兵反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儼之勸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駟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

焦度爲江州刺史王景文鎮南叅軍隨景文還省嘗

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隱彭嵩爲茹興王叔陵書記領衡陽內史叔陵爲逆嵩伏誅嵩叔陵舅也有寵謀謨皆預焉

後魏斛斯椿旣歸爾朱榮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

北齊司馬子如魏末爲爾朱榮司馬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出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洶洶唯強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卽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廻軍向京



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此猶是爾有餘力使天  
于觀聽懼我威強於是世隆還逼京城

隋張衡爲漢王諒侍讀及諒轉牧揚州衡復爲掾諒  
甚親任之衡以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  
唐高尚玄宗天寶末爲安祿山平盧掌書記出入卧  
內祿山甚信用之祿山肥疾若睡尚執筆在旁通宵  
不寐繇是益親信遂與嚴莊等共解旨識因其疑懼  
勸其謀反祿山累表至屯田員外郎及隨祿山寇陷  
東京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勅盡尚爲之毀贖本  
朝所不忍聞皆繇尚曲說其事也

盧會昌德宗貞元中爲昭義節度李抱真營田副使  
抱真卒其子緘匿喪不發會昌令抱真從甥元仲經  
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爲抱真令曰吾  
疾甚不能蒞職今令緘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  
使李泚及諸將吏俛首皆曰諾頃吏緘盛服而出衆  
拜之緘乃悉府藏頒賞軍士會昌仍詐爲抱真表請  
以職事付緘翌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緘領軍事帝聞  
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命以軍事  
屬於大將軍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詐言抱真疾病  
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遣中使左右皆陳



兵甚嚴催中使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歿令以軍務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軍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會昌因得不坐

卿侃貞元中爲壽州刺史楊承恩判官承恩老耄多病其政事委男澄及侃與孔目官林辰等承恩既疾甚侃等乃與將較等謀以澄爲刺史圍練副使王宗知之密與大將田瑀等議曰楊大夫暫疾病當即瘞平脫有不諱卽朝廷自除刺史豈可便令楊澄知事也遂因繫澄侃等驛騎以聞故授宗官辰侃等得罪季貞抱昭宗時爲幽州李威幕客威以軍亂故推其弟衛爲留後鎮州王鎔以威失國因請稅駕於嘗山北郭海子園託以親弋旣造之威遂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偏門內有鎔之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缺垣中有一人識是

關文

譴斥

唐殷嶠爲吏部侍郎從太宗擊薛舉爲元帥府司馬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三十三 謹斥  
時太宗遇患委軍於劉文靜誠之日賊衆遠來利在  
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也嶠謂  
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可因機破  
賊乃以勅敵遣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念恐賊  
輕我請耀武以威之遂陳兵撫圻爲薛舉所乘軍乃  
大敗嶠坐滅死除名

元萬頃爲李勣遼東道管記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  
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水險莫離友報云謹  
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  
于嶺外

張弘靖爲東都留守杜亞從事留守將令狐運逐獸  
出郊其日有劫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  
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  
運職在衙必不爲盜劫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  
仍斥員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  
於河南界得賊

後唐盧程莊宗在晉陽程爲推官及出師趙魏欲遷  
爲書記程以無刀筆才不敢奉命故盧質典記室留  
於晉陽自行臺駐魏州河東軍之務專制於監軍張  
承業承業嘗命程監諸廩出納程辭之日此事非僕



所能請擇其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書  
 草檄開濟霸圖命爲書記堅稱短拙及令監廩又以  
 爲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涕謝之  
 勾龍階爲陝州觀察判官清泰二年勒停追毀見任  
 官牒以斷獄謬誤故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一

總序

古者建侯分土皆有臣吏

若有虞庖正有仍牧正之比

夏商以往

其詳蓋闕周王之制始以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爲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



其君而國皆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陪之職多擬王室其見於春秋者魯

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太宰皆卿官也祝宗十史之

職大祝掌祠祀宗人掌禮太卜掌卜筮太史掌記事諸國皆有但不備見於經爾魯太史之外復有外

史又有工正掌車服隄正主役徒周人掌圖籍宰人

掌禮書馬正校人掌馬縣邑則有大夫宰以守邑有

賈正掌物價諸國縣邑皆有大夫唯楚縣置尹或借稱公宋以司徒為司

城避武公諱有大司馬少司馬司馬大司徒司徒右師左

師大司寇少司寇司寇太宰太宰督少宰大尹卿正

門尹又有御士王公御司里掌閭里迹人主迹禽獸

校正王馬工正主車晉以司徒為中軍避僖侯諱有大司

空司空太傅司寇司馬太師太史之職三軍之外復

有中行右行左行之官周制大國三軍皆以卿將之大夫佐之晉舊有三軍又新

作三軍避天子六軍之制故以行為右又有軍司馬軍尉軍侯亞旅侯

奄皆掌軍事又有侯正王斥候與師王兵車校正王

馬司士主車右五正王五官執秩主爵秩七輿大夫

主車輿大士王治獄公族旄車掌公族餘子掌公適

子之母弟公行掌庶子輿尉掌役司典掌典籍復陶

王衣服並史膳宰樂師各掌其事齊卿官及太史太

師之外有銳司徒主銳兵辟司徒主辟壘工正主百



工衡虞王山舟鮫掌澤虞侯掌藪祈望掌海又有侍  
漁監取魚虞人掌山澤縣大夫之外別有師掌地域  
楚有令尹太宰右尹宰少宰司徒司空司馬左司馬  
右司馬司敗陳楚謂司寇為司敗七大夫莫敖若敖連尹工尹  
樂尹藍尹箴尹鍼尹囂尹陵尹寢尹沈尹芊尹郊尹  
卜尹莠尹門尹馬尹宮廐尹中廐尹又有太師掌環  
列之尹封人主役右領左史為賤官縣尹之外又有  
司馬鄭卿官之外有司宮主宮令正主作辭令馬師  
主馬封人主封疆卜大夫府人庫人郊人各掌其事  
其餘國則衛有右宰吳有太宰隨有少師它職皆不

見於經其戰國之際公侯多僭王號諸國皆有相國  
假相國上卿客卿國尉御史田部吏其用兵則有大  
將軍將軍軍師監宰裨將等官縣則有園吏市掾監  
門之職秦孝公時又置縣令以公士上造簪裹不更  
不更亦見於春秋大夫公大夫官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右庶  
長左更中更右更以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  
闕內侯徹侯為二十爵惠文君時又置左右丞相及  
有犀首之官若漢虎牙將軍楚又有左徒三閭大夫其家臣  
則春秋時有家宰冢司馬祝宗差車戰國有舍人中  
庶子其太子官及官者皆見於本序此不復紀夫陪



貳藩國分守官次所以輔翊其至尊屏王室而有智  
用淵達謀慮沈敏挺賢懿之德秉忠亮之操方正不  
撓辭令克允為禮明上下之等臨政適寬猛之要規  
正闕失薦達賢彥臨難而盡節受邑而建嗣至於擅  
命恣橫僭上奢縱罔循典禮連構禍危詭譎交變戕  
賊肆害任性以忿競棄國而奔越咸用論敘以著於  
篇凡陪臣部二十門

封邑 立嗣

封邑

周制御大夫士有祿秩之差諸侯亦自命其陪臣卿

佐故其家邑采地制祿受封亦惟舊矣東遷之後庶  
邦立政雖大國之卿當命於天子者亦罕聞焉若夫  
霸者之士過於數圻強家之賦踰於百乘當其以能  
詔爵以功裂壤賞之以衍沃錫之以陪敦傳世延嗣  
係姓受氏自爾胄緒蕃衍宗族熾大專制國命以弱  
公室者亦固有之傳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其是之  
謂也

桓叔晉文侯弟成師也文侯封之於曲沃曲沃邑大  
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  
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



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共叔段鄭莊公母弟也母姜氏為共叔段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虢叔東虢君也待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

之恐段復然故闢以他邑虢國號今榮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公順姜請使段居京師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榮陽京縣

季友魯莊公弟也僖公元年以汝陽鄆封季友汝陽鄆魯

二邑

韓武子為晉大夫封於韓原

趙夙畢萬皆晉大夫晉獻公伐魏趙夙御戎畢萬為

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賜畢萬魏

趙衰晉大夫晉文公伐曹衛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

趙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狐溱陽處父皆晉大夫先食於温地

卻缺晉大夫晉哀公反自箕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與之冀

孫叔敖為楚相及卒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優孟謂

楚莊王曰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

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及今妻子窮困負

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



封之寢丘

在固始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士伯晉大夫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沃梁乃滅潞晉

侯治兵于穆以略狄土賞桓子

林父也

狄臣千室賞十

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

北郭佐齊大夫齊慶氏亡皆召群公子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與晏子邱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

六十受之

子展子產皆知大夫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

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

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不

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

乃受三邑

鬬辛楚大夫魯昭公十四年楚子殺鬬成然後滅養

氏之族使鬬辛居郢

魏舒為晉卿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

獻子即魏舒也

分祁氏

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

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

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

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



僚安為楊氏大夫

夫概王吳王闔閭弟也夫概王自立為王敗走奔楚

楚王封夫概王於棠谿在慎縣一云汝南有吳房縣為棠谿氏

田嘗齊大夫割安平以東為已封封邑大於齊

顏涿聚齊大夫顏庚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伐

鄭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

邑焉乘服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

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伯魯趙簡子太子也簡子廢伯魯立子毋卹簡子卒

毋卹立是為襄子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

未除北登夏屋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

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一作維以料擊殺代王及

從官遂與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屬在

恒山蘇秦為趙相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

君

樂毅為燕亞卿伐齊破之濟西追至於臨淄齊湣王

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

毅為燕亞卿伐齊破之濟西追至於臨淄齊湣王

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



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  
 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屬齊號為  
 昌國君毅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卽墨未  
 服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伐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西  
 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燕王復以樂毅  
 子樂間為昌國君

田單為齊將大敗燕軍燕軍敗走楚王遂夷殺其將  
 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  
 燕而歸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  
 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  
 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庶頗為趙將大破燕軍於鄒毅燕將栗腹遂圍燕燕  
 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邑也封庶頗為信陵君  
 為假相國

樂乘昌國君樂間之宗也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  
 欲攻趙而問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  
 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庶頗擊大破栗腹  
 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趙封樂乘為武襄君  
 范雎為秦相秦昭王封雎以應號為應侯

蔡澤為秦相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三十一  
封邑  
為綱成君

李宗老子之子也為魏相封於段干魏邑名

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昭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河南新鄭韓之國都

是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

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

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平陽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四封馮亭為華

陽君

樗里子秦惠王弟也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

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

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

魏冉為秦相秦昭王封魏冉於穰復邑於陶一作號陰

曰穰侯

衛鞅為秦相孝公使鞅將而伐魏既破魏還秦封之

於商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

將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



李牧爲趙將趙幽繆王三年封李牧爲武安君

田嬰爲齊大夫齊將封嬰於薛楚武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聞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之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田文爲齊相封孟嘗君旣救趙趙王封之武城

田忌爲齊大夫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

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復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黃歇爲楚相封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



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自以為都邑

趙勝為趙相封於東武城屬滑河

張儀秦惠王時為相封五邑號武信君

白起秦昭王時為相封武安君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惠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李同說平原君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二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

死封其父為李侯河內城皋有李城

虞卿遊說之子也說趙季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

為虞卿食邑於虞

呂不韋陽翟人也秦莊襄王元年為丞相封文信侯

食河內雒陽十萬戶

立嗣

春秋之世諸侯立政家陪之列或執國命傳祚強大與國升降遠者綿綿不絕近者不十數世其有父沒子繼兄亡弟及或家老請嗣或宗人議立或決於龜筮或私於憎愛亂亡之患爭奪之源於茲多矣然而



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所以生世適之嗣承太宗之重  
 克荷先業大庇族人自非奉若前訓以稽乎至順慎  
 求令德無忝爾祖亦曷能潔蒸祭而續基緒者哉  
 石駘仲衛大夫石碯之族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為有知也

趙衰字子餘晉大夫初從公子重耳文公也奔狄狄人  
 伐廡咎如獲其二女納諸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後文公妻趙衰

文公以女妻趙衰

生原同屏括擗嬰趙

姬請逆盾與其母

趙姬文公女

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賢請于公以  
 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公孫敖魯大夫也出奔莒魯人立文伯

文伯敖子數也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子孟獻子尚少

請立難也難數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

趙武晉大夫盾之孫朔之子也朔妻晉成公女莊姬

也晉討趙同趙括

同括並右弟也

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

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仲嬰齊魯大夫公孫嬰齊也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見於經為仲嬰齊

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

曷為謂之仲嬰齊括本公孫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更為公孫之子

故不得復氏公孫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括氏孫以

王父字為氏也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然則嬰齊孰後

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十八年自晉至

何以後之括已絕也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

自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文公死子幼

幼也子赤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

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

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何幼君之有公子遂

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

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與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

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耳

不如荀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臧孫許君死

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

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

家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

櫻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

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徐者皆共之辭也闕東語傷其先人為惡身見



逐幼不念慰也於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

與子為父孫明不鮑牽齊大夫也齊別鮑牽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棄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氏施卜宰甸湏吉十五

冢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甸湏邑使為宰以讓

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

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國佐齊大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復之國勝言難于

晉使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之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成十

八年齊殺國佐于內宮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

奔弱勝王湫奔萊秋國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

皆慶克子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云罪不及之祀

荀偃晉大夫將中軍伐齊還荀偃癰疽生瘍於頭濟

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甸請見弗納

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

公孫黑肱鄭大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

立段段子石黑肱子

季武子魯大夫無適公子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

公組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訪於臧

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為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酒樽

既新復潔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

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

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馬正冢司馬愠而不出閱

子馬見之閱子馬閱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茲同

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

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觴具饗

享之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軍出季氏家臣任於公

孟莊子魯大夫也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已

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

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

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

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

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立紇而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

矣氏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尸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矣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且

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

臧孫紇魯大夫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

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穆姜之

姨子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

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敏失守宗祧遠宗廟為

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

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也

為自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

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臧為臧紇

致防而奔齊

崔杼齊大夫也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

崔氏東郭偃姜之弟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而立明成請

老於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

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

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

月于七... 陪臣部

十六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子夫

謂崔慶封日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

之言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

專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汝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

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

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

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也癸復命於崔子且御

而歸之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

開先人之塚以藏之遂奔魯

高止齊大夫也出奔燕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閻丘嬰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

立敬仲之曾孫鄒敬仲高饒良敬仲也良猶賢也高豎致盧而

出奔魯

駟偃字子游鄭大夫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弱幼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淑父駟乞

丹寺元龜 陪臣部

十七



臧會魯人也臧昭伯如晉魯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

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

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

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

會途問又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邠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邠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

有常價若市吏然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

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

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

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昭伯從昭公孫齊平子立臧會立

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上筮之驗善惡由人

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信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

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

公而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

子在朝在公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

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

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公使

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比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命適孫為後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也前猶故也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

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

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

之道也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乃殷禮也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

惠叔蘭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司寇惠子也惠子之

喪惠叔蘭生子虎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訊之府

衰以重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為之服敢辭止之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

子亦以為當然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訊之大夫之家臣位在

未覺其所譏賓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

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

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

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

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子游趨而就客位

位在門內北面明矣趙簡子晉大夫也子母郈

召諸子與語母郈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郈為

太子



趙襄子為兄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

田嬰齊宣王庶弟也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曰文嬰使文王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靜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 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册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一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一

智識

古人有言曰智者心之符又曰識洞機先則知智識之為用也德必有鄰道無不在奉國之主當為政之先經濟之有成故動靜而無爽言以見志可威強敵之兵默以成謀乃挫鄰國之勢至於立功遂事出言



有章為當時之規範垂後世之鑒戒信為霸者之佐  
焉

士為晉大夫也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

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

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衆所畜也夫民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止之使民以義讓不可哀樂為本言

力疆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而不畜讓而力戰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公曰

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

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

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

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

人也達心而懦懦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

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懦則不能疆諫少長於君則君

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

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

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



日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歟語諺言也挈其妻子以

奔曹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

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郟叔虎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氣田獵翟祖國名氣

氣凶象也凶欲伐翟祖寐瞑也歸寢不寐寐瞑也郟叔虎朝公語之

語以寢不寐郟叔父晉大夫郟芮之父對曰床第之不安邪第抑驪

姬之不在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

必為翟祖君意在翟祖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

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

也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其上貪以忍忍為不其

下偷以幸偷苟也幸是微倖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

而無忠下冒性冒言貪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

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士蔿以告公說乃伐

翟祖

史蘇晉大夫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公曰何謂也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遇見也挾會也骨所以鯁

刺人猾美也齒牙謂兆端左右疊圻有似齒牙中有

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

害也禮卜師作龜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大夫占色史占墨戎夏交粹兆有夏夏謂晉也兆端會

齒牙有似交粹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携人國移公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



丹房 智識一  
之對曰苟可以攜其人也必甘逞而不知胡可壅也  
公不聽遂伐驪戎尅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爲夫人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  
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  
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之有  
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  
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  
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  
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  
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

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氏有施人  
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  
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  
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人有褒人以褒姒  
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叔甫比逐太子  
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繚人召西戎以伐  
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  
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  
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  
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



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其亡而不獲追鑿今晉國之方備侯也其上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辭不過三五且大家隣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德才也商之

也其銘有之曰噉噉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噉噉之食不足俎也不能爲膏而祇離舍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服吾聞之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過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敬不可謂天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士爲日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之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



焉既而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正者為秦所輔正謂

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里克晉大夫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獻公使太子伐東山

里克諫曰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備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備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殺狐突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

周書康誥言君已則能大明則民服



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舅犯晉大夫也與公子重耳同奔重耳自翟適齊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鷓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且曰寡人聞亡國嘗於斯得國嘗於在翟就弔之

斯言在長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

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釋也

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犯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

無竇仁親以為竇竇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

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

辭焉說謂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謝父死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

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

當作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



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里克殺奚齊卓子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衰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我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剗也不可犯

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重耳在翟十二年狄偃曰自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日奔而易達因而有資資以擇利可以疾也今矣久矣矣父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



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屢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鄙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又

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公孫固宋莊公孫

先軫日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又云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

欲救宋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晉惠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胥臣晉大夫也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

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遠除不

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

援矇矇不可使視噐瘖不可使言聾聾不可使聽童

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不

遠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

不變少漉于豕牢而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

在傳弗懃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

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

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閔夭而謀於南宮諏于蔡原

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和柔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  
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  
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人疾何對曰官師  
之所材也戚施直縛蓬蔞蒙矇侏儒扶盧矇矇修聲  
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僂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  
上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仰  
浦而後大仰迎也言川已有原因開  
利迎之以浦能後大也  
原軫晉大夫僖公三十三年初秦使孟明西乞白乙  
襲鄭不克而還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  
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秦師爨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  
若死

故忘  
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  
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  
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  
謂背君遂廢命敗秦師

趙衰晉大夫也文公二年秦孟明視敗於彭衙秦伯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

大夫曰成子  
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  
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毋

念念  
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荀林父晉大夫也文公七年晉襄子卒靈公少趙孟



使先蔑迎公子雍於秦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  
 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而敗秦師先蔑奔秦士會  
 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  
 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  
 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僖  
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孥及其  
 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中行桓子晉大夫也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西平  
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以為民使疾以

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

取周武王以兵此類之謂也

荀首晉大夫楚圍鄭晉救鄭及河聞鄭楚平晉荀林  
 父欲還士會曰善先穀曰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之臨

三三兌下坤上臨師日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

法否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甄子逆命不順故應否臧之凶眾散

為弱坎為眾今變兌為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有律

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眾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

用從人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散也坎變盈而以



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過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

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譬推子之違命亦不可行

果遇必敗

遇敵必敗

莩子尸之

主此禍

雖免而

歸必有大咎晉師果敗後年晉殺先穀

伯宗晉大夫也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當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

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瑾瑜匿瑕

言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含垢

恥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

待楚

乃止又晉侯將伐潞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

才

鄆舒潞相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

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

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也黎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後之人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其

固命

審其政令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日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繇

之故滅

繇用也

天反時為災

寒暑易節

地反物為妖

羣物失性

反德為亂亂則妖灾生故文反正為乏

文字反其正字即為乏字



伐果克之又與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

良夫獨衛吉也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

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

衛唯信晉故師其在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

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陣又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辭重曰辟

傳重載之輩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

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

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故

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相盛乘纒車無徹

樂思音出次舍於祝幣陳圭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不

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

范武子晉大夫也邾獻子聘于齊齊頃公使婦人觀

而笑之邾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謂其子

曰燹乎吾問之于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邾子之怒甚

矣不廷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廷怒余將致

政焉以成其怒無易內以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

君命唯敬乃老乃告

冊詩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十三 十三



范文子晉大夫也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

史顛秦大夫

晉郟驪盟秦伯于河西

記盟二城

范文子曰是盟

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齊一心質成也

會所以信之始也

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晉人執魯季

文子魯使叔聲伯請于晉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

魯相二君矣

二君宣成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不受郟驪清邑

謀國家不貳

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邑不食皆先名而後身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敖季孫又鄂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

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將戰范文子不欲曰吾

聞之惟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

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

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用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

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

舍邲之役三軍不役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

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

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

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



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戶諸朝納其室而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弑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一說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死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也內猶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

悉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夫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惟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又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郟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之功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



子見無上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厲公敗荆師於鄆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天道無親惟德是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也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又厲公敗荆於鄆而反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令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謂我祔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郟卒及於公范宣子晉大夫也襄公五年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貞

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

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也

韓獻子晉大夫也成公十五年楚子侵鄭及暴隧隧

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晉欒武子欲

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也

罪無民孰戰遂止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備師與鄭人侵宋

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

將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強自宋始矣

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



師還畏晉強也又楚司馬何忌魯襄公三年侵陳四

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猶未還繁陽楚地在

汝南銅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

事紂唯知時也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

中行獻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屈之知武子曰一之盟而還師

以故楚人敵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

迨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日不能猶

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

未艾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又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

衛人立公孫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代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

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代之冬會于戚

謀定位也謀定立剽

荀瑩晉大夫也哀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

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瑩辭辭讓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

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



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可乎 言具天 舞師題以旌夏 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

列 子樂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 去旌卒享

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 卜桑林見 崇見於 荀偃士

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

以之 以用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常加

韓宣子晉大夫襄公二十七年初宋向戌善於趙文

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蠹 蠹害物 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 言雖知兵不得又 弗許楚將許之以

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

之告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叔向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一年諸侯會於商任齊侯

衛侯不敬叔向者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

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

也又宋向戌如晉請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楚人衷



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路也若合諸侯之卿以

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

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

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宋之盟弭

之楚人固請先歆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

德不在先歆子若能以忠信質君而禱諸侯之闕歆

雖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

今雖先諸侯將棄之何欲以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

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置立也蕝束茅而立所以縮酒也望祭山川立木為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也今將與弭主

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

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又昭公五年韓宣子如楚逆女叔

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河南城臯縣東南大索縣太叔

謂叔向日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日汰侈已

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

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



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雖汰侈若我

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將以韓宣子為闡叔向為司

空遽啓疆曰不可乃厚為其禮又昭十三年諸侯會

于平丘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允十

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先啓開也行道也遲速惟君欲

齊晉討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托用命以拒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行禮而有禮而有次序

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

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繇傾覆也信義不明

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威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

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二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

幼之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三一巡符盟于方嶽之下

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



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嘗繇是興晉禮主

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

諸君永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

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

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

侯有聞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建

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遊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

旆故曳旆以恐之昭公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

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且求爨器籍談歸以

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

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爨器之來嘉功之繇非繇

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

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下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

也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昭公十

三年楚靈王之弑也子干自晉歸楚人立為少韓宣

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

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奸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



口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棄疾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

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

賢人當須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策

有謀而無民四也

衆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二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

無親族在楚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召子干時楚未

有大

爲霸終世可謂無民

終身驕客在晉楚是謂無民

亡無愛微

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之者

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

能

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厲焉

城方戎也時宰封戎

既死棄疾并領陳事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事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先神謂群望

國民信之草姓有亂必

季實立楚之官也獲神一也

當璧拜

有民二也

民信今

德三也

無苛慝 寵貴四也

貴妃子

居常五也

棄疾李

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

位不尊

其寵

棄矣

父既殺故

民無懷焉

非令德

國無與焉

無內主

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言賤

對曰齊桓衛姬之

子也有寵於僖

衛姬齊僖公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

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

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

有國高以爲



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

藏萌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狄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忠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

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襄

子犯狐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

本數內監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賂以馬楚王享之秦伯

納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卻穀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獻公之子六人佳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

君者異於子干共有龍子國有與主記棄疾也無施於民

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言子干所

以蒙弑君之名幸疾所以得國又昭公十一年周單子歸韓宣子于

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

定若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魯設表以為位衣有禕帶有結

禕禕頌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視不過結禕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

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曰容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又叔向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度與此  
 面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  
 之無不可者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  
 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  
 君別也又楚令尹享趙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  
 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  
 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  
 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疆而不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是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

疆取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寔淫弗

可久已矣

女叔侯晉大夫也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

來魯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

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

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縣晉是

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武公以下兼國多矣武公

晉始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



之後也而睦於晉以祀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魯盡歸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朝貢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祀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言君毋寧怪夫人之先所為毋用責我

士文伯晉大夫魯昭公六年二月鄭人鑄刑書士文

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皆見火未出而作火以

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

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以致災六月丙戌鄭災終文伯之言

祁午晉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於虢祁午謂趙文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敢今令尹之

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子木

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申况不信之

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於宋

二十六年會澶淵襄二十八年齊平秦亂襄二十九年秦

會虢襄二十八年齊平秦亂襄二十九年秦

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九年城祀師徒不頓國家不罷

民無謗讟讟非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灾子之力也有令

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子曰武受賜矣受午然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心武

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信不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

如農夫是穠是藜穠耘也藜苗為藜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

耘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也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

也自恐未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

人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史趙晉大夫也昭公八年楚師滅陳晉侯問於史趙

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

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

歲在鶉火而滅今在折木之津猶將復錄實斗之間言天漢故

謂之折木之津謂之折木之津錄用也且陳氏得敗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

自暮至于替替無違命替舜之先替農舜父從幕至替農間無違天命廢絕者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與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于後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暘之姓使祀虞帝胡公

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

日焉封諸陳繼舜後日焉封諸陳繼舜後

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陳滅而陳完之

後復代齊

荀吳晉大夫也昭公十一年楚師在蔡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也



已謂盟主石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遂救蔡晉侯以齊

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佳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

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

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

伯子曰失辭吾固帥諸侯矣壺為何焉其以中雋也

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

子曰吾軍師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

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僂趨進曰日盱君勣可以出

矣以齊侯出僂齊大夫傳言晉之喪

司馬寅晉大夫也初哀公十三年魯哀公會單平公

晉定公吳夫差于潢池吳晉爭先爭敵血先後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

趙鞅呼司馬寅曰日盱矣盱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大事盟也二臣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黑色下也肉食之人氣色下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侯恥之故

士鞅晉大夫也定公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

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



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

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曰獻子范鞅子君懼不得事

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

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翟待勿以樂

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

訾祐范宣子家臣也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

成宣子欲攻之間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

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

問於孫林父林父曰魯人所以事子也惟事是待問

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

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

之邪大夫之取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

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

孟日聽命焉石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

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

問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

盍訪之於訾祐訾祐質直而博且能端辯之博能上

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

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宣子問於訾祐訾祐



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貪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無四方之患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享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祐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祐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黷不能謀則無與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

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和志雖

衷不取謂是也必長者之繇宣子曰可以免耳

趙簡子晉大夫也昭二十五年諸侯會於黃父簡子

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其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

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

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

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

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

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於此者定十年宋樂大



心出 又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疾陽城姓胥

猶病 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

疾廣門邑之官小臣欵叩趙簡子門簡子晉大夫稱主君醫教曰得白驪之肝

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董安于御于側愠曰

嘻胥渠胥渠也欺吾君請卽刑焉安于簡子家臣也愠怒也卽刑請就

刑之胥渠而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仁乎殺畜以活人

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其肝以予陽城胥

渠處無幾何病愈趙興兵而攻習廣門之官左七百

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衣甲者之首也

傅使晉趙簡子屬也晉趙鞅與鄭師戰鄭師大敗獲

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趙襄子晉大夫也智伯攻趙襄子趙襄子出曰吾何

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困

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

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

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寗產蛙民無畔意趙襄

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也使者來謁之

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滅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

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及其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所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

絺疵晉大夫也初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版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絺疵曰以其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

分其地今城不浸者三版白竈生龜人馬相食城降

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

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之君曰夫勝趙而二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

雖愚不棄美利於首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

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

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謂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

君惜之趨而出絺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

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

而趨疾絺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



册府元龜 智識一

卷之七

魏之君果反矣

册府元龜



